

李鸿章全集

主编：张明林



西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美萍
封面设计：黄 辉

少年科 举
壮年戎 马
中年封 疆
晚年洋 务

ISBN 978-7-80210-907-0



9 787802 1109070 >

定价：1690.00元(全6卷)

李鴻章

全集

第一卷



西苑出版社

前 言

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李鸿章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从1860年募组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起，李鸿章的仕途青云直上，先后出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1870年后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在这一职务上留任达二十五年之久。在前后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是清廷“倚以为重”的一位军国重臣。他组建了以皖系子弟为核心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参与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教育，组建了第一支近代中国海军——北洋水师；他长期主办对外交涉事务，并代表清政府签订对外条约，是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当事者甚至是关键人物。在复杂、多变、充满苦难和痛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李鸿章的一系列活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正是李鸿章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对李鸿章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为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李鸿章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贬不一，这是我们决心编纂一部系统和尽可能完整的《李鸿章全集》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新编《李鸿章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能以全面详实的资料，为研究李鸿章，进而为研究晚清史，提供一个更加宽广坚实的基础。

本《全集》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精装6卷，260万字，广泛收集了李鸿章身后留下的大量原始史料，包括奏议、咨札、批牍、电稿、信函、家书、诗文、传记等。本《全集》一半以上的篇幅，系首次公开面世的原始史料，许多文字史料直接取材于百年老档，这些材料真实记录和反映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和处于政治中心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及其思想情感。《全集》广泛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对近代史及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 者

目 录

第一编	概 述	(1)
第二编	奏议(太平天国时期)	(25)
第三编	奏议(洋务运动时期)	(202)
第四编	奏议(中法战争时期)	(427)
第五编	奏议(中日战争与中国外交第一人时期)	(705)
第六编	朋僚下属函稿	(793)
第一章	朋僚函稿	(793)
第二章	海军函稿	(1026)
第三章	译署函稿	(1089)
第七编	李鸿章电报	(1279)
第八编	诗 文	(1789)
附录(一)	批札与咨文	(1866)
附录(二)	曾李咨札	(2026)
附录(三)	军报 军情	(2041)
附录(四)	过目不忘	(2044)
附录(五)	传 碑文 祭文	(2070)
第九编	家 书	(2083)
第十编	李鸿章传	(2129)
第一章	绪 论	(2129)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2131)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2134)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2136)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2144)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2147)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2153)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2158)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2162)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2167)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2173)
第十二章	结 论	(2178)
附 录		(2183)

李鸿章全集

第十一编 李鸿章外传	(2204)
序 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2204)
第一章 为了承担全国的责任而拼命做官	(2211)
第二章 中国的 GrandMan(元老)	(2244)
第三章 着眼世界改革潮流的拓荒者	(2281)
第四章 找寻继承者	(2307)
第五章 忠诚为先的末世儒臣	(2322)
第六章 振聋发聩之声	(2326)
第七章 半神、半人的异邦人	(2328)
第八章 死者指挥生者	(2336)
第九章 身后满负诟病的殉道者	(2343)
第十二编 李鸿章别传	(2358)

第一编 概述

上谕四道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荅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周馥奏督臣因病出缺代递遗疏一折。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晋赞纶扉，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嗣在北洋三十余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上年京师之变，事机万紧，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本年七月间，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仍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方冀调理就痊，长资倚任，乃骤患咯血，遽致不起。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恻！前已加恩赏恤，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著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由户部给发。原籍及立功省分著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子刑部员外郎李经述，著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毋庸带领引见。工部员外郎李经迈以四五品京堂用记名道。李经方著俟服关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户部员外郎李国杰，著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均著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焘均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笃念。荅臣有加无已之至意。钦此。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奕劻等奏：据呈请为已故大学士功德在民垦建专祠一折，已故大学士李鸿章服官中外四十余年。懋建殊勋，安定疆宇。前经迭降恩旨，优予饰终，已准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专祠以彰劳勋。兹据奏请各节京师建立专祠。汉大臣向无此旷典，惟该大学士功绩迈常，自宜逾格加恩，以示优异。李鸿章著准予京师建立专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顺輿情而隆报享，用示笃念，荅臣至意。钦此。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原任大学士李鸿章忠勋久著，饰终之典前已迭霏恩施，现在灵柩回籍有期，朝廷眷念前劳，倍增悼惜。著派醇亲王载沣先期前往致祭。伊子李经方加恩，著以

四品京堂候补，用示笃念。荅臣有加无已之至意。钦此。

谕赐祭文四首

朕惟报功崇德之文，皆为效忠者劝。捍患御灾则祀，况兼定国之劳绩，既著于旗，常典宜隆，于俎豆追怀，首辅爰荐嘉馨尔。原任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晋一等侯，赠太傅，李鸿章性秉忠纯，道宏开济，禁中颇牧其推出类之才，江左夷吾夙裕匡时之望言、从军旅，早阶封圻受。

先朝特达之知，翼再世中兴之运，两平巨憝。勋书盟府之简编，广集群材，能屈殊方之策力，久付北门之管，共知寇准之名，远扬东海之舡，几蹈元衡之厄，遂辞节镇远长纶扉。出将入相历四十年。东亚西欧涉九万里，归为典属，旋奉诏以行河出领边州，更临戎而度岭，及海邦之多事仍畿辅之，重来投袂勤王，麾兵见敌，以元和一二臣之旧，兼营平八九十之年。郭子仪闻命即行，不知谗谤。诸葛亮鞠躬尽瘁，惟许驰驱。夷险万端，始终一节。论晚岁，被恩之渥固绝等伦，当危时，受寄之艰尤殊，平昔幸返再中之日，惊闻骤陨之星，宗泽语不及私，惟有还京之表，荀偃歿而犹视不忘卒事之言。披览遗章，曷胜陨涕！锡列侯之印绶，知余庆之在元，成登官序于子孙；赐嘉名而思延赏。于戏！赠谢安以太傅，何止淮淝战伐之勋？谥裴度曰文忠，能无柱石忧衰之叹。灵其来格，歆此苾芬。

谕赐再祭文

朕惟致治馨香，特重报功之典，遭时屯厄，弥增求旧之怀。是以汉代萧曹，唐家房杜，皆屡著遣祠之礼，示不忘谋国之忠尔。原任大学士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晋一等侯赠太傅李鸿章夙建殊勋，早为元辅，受两朝之重，寄驰四裔之高名。

昨当国步危疑正，借边符镇抚，以潢池之盗弄致海国之兵连，方思定变之才，特下追锋之召，奋八旬之衰疾，冒六月之炎，威如叶公，免胄以释群疑，见郭令投戈而修旧好，始则弭东南之隐乱，机克成中外之联盟，抗桓文九合之勋，佐周汉再昌之运，重安宗社。功既冠于收京载，戢干戈事倍，难于战野。竭一年之筹，策成再造之经纶。不为裴令灰心，真见葛侯呕血。方锡和戎金秦，异数同膺惊停，严夜鼓声，遗章遽告当。盈廷论功行赏之曰，是元臣以死勤事之辰。论一生为国之深衷，本成功而不处在三代。斯民之直道宜，没世以难忘。昔汉肃宗返自西巡，重举霍光之祀。晋武帝论平南服，独思羊祜之功。秩自备于中牢，感倍深于长路。于戏！梦魏征于身后，恍若平生告李晟之枢前，恩隆世嗣，再陈馨荐，尚克歆承。

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

朕惟宣力效忠，树楷模于朝野；报功崇德，光俎豆于春秋。合一代以论才，问九原之谁于？惟此贤良之祀备，登文武之臣，取勋德之共闻，更身名之俱泰，能兼此选，自昔为难尔。原任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晋一等侯，赠太傅李鸿章，功在旗常，名垂简策，栉风沐雨，早高荡定之勋浴，日补天晚，著平成之绩，始自八国连衡之际，迄

于两都光复之初。钟簋不移，实赖西平之力。封章犹在，能忘太傅之功？朕追念前劳，痛摧良佐，谓凡在立功之地皆宜隆报享之文，已有专祠遍于行省。百战功成之后，论勋劳莫大收京。九州庙食方长，知魂魄犹应恋阙允，宜列祀，非仅酬庸。既尉老成尤国之忧，亦为臣庶当官之式，还河岳英灵之气，增风云际会之思。于戏！念中兴将相之仅存，竟不慙遗于一老与先正亲贤而并例，能无愧色者几人？允维名实之符，合称馨香之报，昭兹英爽，倘克歆承。

谕赐表忠祠祭文

朕惟功高奠定，莫大于收京。礼备荣哀最隆，惟列祀应铭伟阙，合树崇祠尔。大学士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晋封一等侯赠太傅李鸿章早佐。

中兴晚平大难，当各国联军之北适，元臣作镇而南，急颁征召之锋车，更假便宜之使节望君，若岁如沈，诸梁免胄，以示国人，呼父而盟见郭子仪投戈而修旧好。九门之内始弭兵端，三辅之间重安生业。迨六龙之回驭，正万骑之清尘。钟簋不移，实赖西平之力。封章犹在，长怀东路之言。方策殊勋，遽惊尽瘁。自古功成者退，竟莫停谢傅之舆。斯民直道之存竟，请作栾公之社。朕仰稽成宪，追念前劳，在京师建立专祠。于汉臣实为旷典，礼缘义起本，无故事之可循，民与天通，益信群言之可据，特颁朝旨，俯顺輿情。爰度地以庀材，并命官而典守，即冠军之宅第为丞相之祠堂。兹当栋宇之告成式，布几筵而赐奠，为有功于华夏，宜食报于春秋。于戏！精爽式凭，见城郭人民之如旧声，施不泯与河山带砺以俱长。耀此馨香，灵其歆格。

御制碑文二首

朕惟一德明良，终始备荣哀之礼。两朝开济安危，资将相之贤存，则功在寰区。致则宠施泉坏，既补金瓯之缺，宜书琬玉之华尔。原任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晋一等侯赠太傅李鸿章，性秉忠纯，器成远大，昔逾弱岁，早擢清班。盖当簪毫风议之时，即负揽辔澄清之略，始参戎幕，偕诸军分道以出师，骤领封圻。惟先帝知人而善任，削平巨寇，光辅中兴，河济江淮，四渎挽洗兵之水，荆、扬、幽、冀八州推作督之才。黑头即践台衡，白首重来，几甸通商重任，历南北洋繁会之区奉使殊，方极东西海象鞮之远。十五国定盟，汉境叠授全权卅八年书绩。虞廷俱登，上考疆场，策勋则封高五等，疑丞表望则地冠三师。阁臣疆臣久作群僚之长，商务，政务更兼特设之官。既与便宜行事之专，更权总理外部之重。至于旌武功而辉增黄褂，锡章服而色映紫纁。孔翠舒翎咏三英之耀彩，方龙绣袞超九命以增荣，凡兹异数之频加实称元功而不忝。及岛国联兵之日是岩疆作镇之年，正殷借箸之筹，特下追锋之召，回风大海，挽既倒之，狂澜洗日。咸池翊重光之景，运迨六龙之回，取值万象之更新，方资八柱擎天，共赞再昌之治，何意四时？成岁竟为代谢之期允，参微管之功竟应骑箕之兆，遗章遽告，震悼何穷？策赠通侯用武乡之故事，秩加太傅称安石之崇班，颁少府之爵金给东园之秘器，赏延再世三迁槐棘之阶庙，食九州独表粉榆之社。贤良并祀专祠更建于神京，功绩宜书列传备宣于史馆。再命亲藩以临奠，更令官吏丰阡用彰伟阙，爰取危身奉上之义，以著鞠躬尽瘁之忧，易名曰忠。制行何愧无待礼官之拟请？足悬信史而不刊。于戏！符卫景武之得年，

弥怀清漠平吴之绩，比富文忠而定谥，合撰显功昭德之碑以式百僚，更垂千载。

御制表忠祠碑文

朕惟酬庸之典，以庙食为至荣。列祀之文，惟京师为最重史。称诸葛亮功德盖世，返思在民。当时犹以沔阳之祠易成都之祀议者，盖谓宗庙所在非人臣所宜，是以沛国萧曹，云台耿邓，虽有带砺，表河山之誓，不闻烝当在镐洛之都。惟燕京建邦启土，上溯元明，我国家治定功成，远隆周汉，特于都邑许作祠堂，然后先不过数家，于今古俱为异数。或以间平之尊属，或为丰镐之世臣尔。源任大学士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晋一等侯赠太傅李鸿章，功冠收京，任崇分陕，实为社稷天教。李晟之生不以兵车，民受齐桓之赐，念三辅黔黎之再登衽席，殚一年丹赤之竭尽，经营允宜，食报于没身，为大有功于兹土。在昔大学士张廷玉歿于告归之后，仰蒙我高宗纯皇帝还其配享之隆。谓汉臣受此殊恩，于开国尚无成例，远稽策府流传之事，近在安庐接比之区，然一则践履亨衢，一则扶持危局，盖论遭际则并称极盛，而论勋名则所处尤难。朕仰慈谟，俯从群议，特举非常之礼用酬不世之功。敕京兆以庀材，置祠官而典守，锡之题额命曰表忠。事异婆留，特取嘉名于宋观；功高相度，宜书伟绩于韩碑。于戏！两都之父老能言，重瞻司隶威仪之旧，百世之子孙敬念，勿坠洛阳忠孝之声，以昭示于方来益无忘于既往。凡兹在位，视此刻文。

国史本传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自有传。鸿章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年散馆授编修，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咸丰二年，大考翰詹二等，赏文绮，时发逆窜陷楚省，江皖并惊。三年正月，命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理团练。五月，御贼于和州之裕溪口。叙功赏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四年，分攻含山克之，赏加知府衔，赏换花翎。五年五月，丁父忧，仍留营。十月，从克庐州府，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六年，从克无为州，赏加按察使衔。七年，以迭次剿匪出力，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八年，侍郎曾国藩驻师江西，留襄营务。九年五月，曾国藩檄同候选知府。曾国荃赴景德镇助剿，复景德镇及浮梁县城。十月，授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赴任。十年，署两江总督。曾国藩议设淮扬水师，以鸿章统之。十一年，曾国藩奏遵筹镇江援剿之师，以鸿章应并密陈才可大用。鸿章乃归募勇。皖省自为发捻所蹂躏，惟合肥以民团苦战独得全。鸿章所募者旧团强半，选择将领，厘定营制，饷章悉法湘楚，是为淮军之始。同治元年二月，贼陷松江，太仓诸属，惟上海仅存，势危甚。户部主事钱鼎铭等诣曾国藩军，次乞援且集银十八万两，租轮船六，溯江迎师。议者亦谓上海为筹饷膏腴之地，不宜轻弃。而鸿章一军，节为贼阻，不得达镇江。曾国藩乃奏，飭鸿章移师上海。三月，超署江苏巡抚。初苏松太道吴煦枕藉江海关税时，以重资陷英、法诸酋，借其兵力为助；又用美国人华尔，令募夷兵数千，益以中国应募者，名常胜军尝合松、沪官军，英、法兵攻克松江、嘉定、青浦。鸿章至悉隶焉。四月，常胜军英、法兵会同团复奉贤，方议趋金山卫，适松、沪官军覆于太仓。鸿章撤英、法全军回援嘉定。贼攻急，英、法兵突围，人挟各官暨留防兵遁归上海，自是

不复遣兵助剿嘉定。奉贤再陷，贼势专注青浦、松江。五月，青浦守将华尔弃城走保松江，贼方厚集于泗泾，距上海。远中多港汊，谓官军不能猝进增垒，为久踞计，于是鸿章驻营新桥。飭总兵程学启、腾嗣武、韩正国先进，自率军继之。贼数万犯新桥，鸿章督参将郭松林等回援，纵横合击，乘胜复攻泗泾，解松江围上，以镇江为南北要冲，迭促鸿章赴镇如前议。鸿章密言：夷兵不可久恃，沪防必须自强。闻贼谋以大股，掣金陵之围。臣亦急思驰往镇江就近援应，无如陆军仅有数千，分两处则均不得力；专一路则尚可，自立军事以得人心为本。臣军到沪后，稍系士民之望未便轻动，失众心。容臣将沪事布置就绪，再议出江疏入。命缓行，鸿章议先复浦东厅县，飭所部，进南汇之周浦镇，克南汇。贼自金山卫，川沙厅大举来犯，复破之，遂复川沙、奉贤。六月，克金山、浦东、大定。七月，诸军会拔青浦。伪慕王谭绍洸自苏州纠众十数万谋救青浦不得逞。扑北新泾防营，分扰法华镇以西，且及上海。鸿章飞檄青浦等军以半留守，半趋泗泾。七宝出贼后，亲督上海军当其前军，次虹桥贼凭河据垒，左右伏以待。鸿章策骑旁驰疾过之，与后军遇北新泾，前后夹击，贼大败，遁走嘉定。九月，进攻嘉定，克之。谭绍洸复纠苏杭贼大股来犯，由昆山太仓北窜，连营于四江口、三江口。大河支港俱设浮桥，将内窜。鸿章檄所部齐集黄渡，分三路进，自晨至暮，身自督战。诸军逾濠直入贼营，毙数黄衣首，贼大奔。水师循赵屯港截击，复在溃，追至兰江口，死者不可胜计，于是松、沪解严。捷间，实授江苏巡抚。先是华尔援浙战，没于慈溪，其副白齐文代之。十一月，奉调赴金陵，有异志，闭松江城索餉。鸿章与英提督议约十六条黜。白齐文捕治之易，以英将戈登裁定三千人，减其冗费，束以纪律，常胜军始复为用。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以城降，福山诸海口皆下。伪忠王李秀城悉众围常熟、江阴。援贼复窜陷福山。鸿章飭水师护常胜军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是为鸿章创兴洋务之始。常熟围急，鸿章遣谍密谕骆国忠等固守，檄道员潘鼎新、提督刘铭传以三千人乘输舟，趋福山。二月，夺福山石城。常熟军知援至，亦启城出击，斩贼殆尽，围乃解。三月，复太仓州城。四月，乘胜复昆山。江苏为财赋之区，而赋额之重为天下最。而苏、松太三属之浮粮尤为苏省最弊，由沿袭前代官田租额。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自道光三年、十三年，两次大水后，无岁不荒，无县不缓，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又有官垫民欠一款，大抵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亲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其后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著。鸿章历陈积弊，请准减定。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每年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著为定额，下所司议行。五月，又察密贼情，地势有可虑者三、可幸者二：苏、常、杭、嘉为东南财赋最盛之区，逆众必死守力争，一可虑。苏、嘉各郡湖河荡港千百通联，我难进而贼易守，二可虑。李秀城为诸贼冠，最多狡谋。去年迄今图救金陵，分窜皖江南北，又欲绕窜扬州裹下河。若攻剿过急，则或挈众来援，或别围窜踞；三可虑。惟是江皖、浙东各有重兵堵截，提督鲍超等能再速克江浦、浦口，扼断北贼过江之路。都兴阿、吴棠果能力堵淮扬，不使贼窜入裹下河，则剿办较易，可幸者一。李秀城、李世贤分踞苏浙，自见挫于官军，精锐大减，膏腴亦去其半。现惟嘉兴陈炳文部贼较多而悍，有蒋益沣扼其前，臣军缀其后。常州、无锡贼援甚广，深入颇难，但使稳扎稳进，徐图制敌；可幸者二。臣军为数已逾四万。今拟由昆山进苏州为一路，以程学启所部陆军当之；由常熟进江阴、无锡为一路，以李鹤章、刘铭传所部陆军当之；由泖淀进吴江、平望、太湖为一路，是

李朝斌水师当之。以上三路皆欲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本根也。又恐杭、嘉湖各贼绕窜浦东，窥扑松沪，复令常镇道潘鼎新八营扼金山卫，编修刘秉璋七营扼泖泾，副将杨鼎勋五营扼张堰，联为一气，以防内窜，以固全局报闻。六月，飭程学启、戈登进吴江，连破各险隘，贼以城降。七月，允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毋庸改设，南洋通商大臣仍命鸿章兼理，于是鸿章分飭程学启、戈登规苏州；李鹤章、刘铭传规江阴；潘鼎新、刘秉璋规嘉善；以牵制贼，势师并进江阴下。伪忠王李秀城由苏纠集伪纳王郅云官等水陆十万，逼大桥角营。李鹤章驰军四击，贼大败，遁。九月，李秀成复自苏州、无锡、溧阳、宜兴聚众八、九万泊运河口，自将悍贼据金匱之后宅。诸贼由望亭后宅屯营互进。李鹤章亦立八营于大桥角与之持，鸿章以诸巨贼集西路，志在保无锡，援苏州，乃檄李鹤章、刘铭传等坚守后路，抽精锐之卒翻营击贼。程学启、戈登由苏州西北横出贼后，攻克蠡城、黄埭，周盛波亦击走芙蓉山。贼克雁台塘头。郭松林又败贼于安镇兴隆桥。李秀城移居麻塘。李鹤章、刘铭传合击大破之余，匪悉窜走，于是苏、锡之贼皆大困。贼陷江南，以金陵、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其脊膂，故李秀城百计援苏州。谭绍洸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城石垒坚不可拔。程学启等屯军河东，累月不下。十月，鸿章莅苏视，师益趣攻，程学启缘南岸，戈登缘北岸，鸿章亲督之，尽出炸炮二十余，毁其长城石垒。郅云官等密款乞降。鸿章令斩李秀城、谭绍洸以献。李秀城夜遁。郅云官等刺杀谭绍洸，开齐门迎师。降首列名者八人。伪纳王郅云官，伪北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均，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犹逾十万，分屯閻胥，盘齐四门，方敌血誓生死要。总兵副将官且未剃发，程学启恐不可制，白鸿章诛之，搜斩悍党二千余人。奏闻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十一月，李鹤章等军克无锡，飭程学启、李朝斌，水陆由吴江之平望会师嘉善，守贼陈占榜降。嘉善既定，遂逼嘉兴。贼守御完备，久乃克之。三年正月，戈登请以常胜军攻宜兴。鸿章令郭松林等水陆各军合剿，克宜兴并克溧阳，败金坛伪刘王、伪襄王之众，平其附城诸垒，贼势大蹙。时伪护王陈坤书据常州，方合丹阳、句容诸贼十数万绕出常州城，北捣官军之背，以无隙可乘，复图窜入腹地，以缓常州、嘉兴之围，循江而东奄至江阴之南闸，及周庄、华墅、杨厝犯常熟，所过焚杀。鸿章飞檄郭松林等弃金坛，勿取，疾驰归援，令杨鼎勋、张树声选锐卒三千人横截江阴之焦店，而飭李昭庆、郑国魁由嘉兴赴援常熟。贼并集无锡、江阴、常熟间，围常熟尤及。黄翼升督水师自白茅口进，与李昭庆、郑国魁合击，贼大败；又击走顾山、陈市之贼，追过福山、常熟，围解，贼退。屯江阴之杨厝、周庄、华墅、沙山，图西窜。三月，鸿章驰赴江阴、长泾察贼势，檄提督刘士奇，总兵王永胜会郭松林军，由福山鹿苑江岸进。自率李鹤章、李昭庆、黄翼升、郑国魁水陆军驰抵沙山，连破贼营，追越华墅，分兵邀击杨厝。贼惶遽，夜窜云亭。刘士奇，王永胜设伏鸡笼山，败之。别贼万余，夜于三河口设浮桥六以待云亭贼至欲渡，而西官军蹙之。贼争道浮桥，断尸积水不流，沿江之贼尽歼。鸿章乃至常州督军。常州西北通丹阳，西南通金坛。镇江防军已克丹阳。提督鲍超克金坛。外援尽绝，陈坤书犹率悍党死拒。鸿章令戈登炮队攻南门，刘铭传攻北门，刘士奇、王永胜攻东南隅。时久雨忽霁，烟焰反扑城，倾数十丈。鸿章挥军登城，诸军接刃猛进。陈坤书犹以粤贼数千巷战，尽歼之，擒陈坤书。四月，复常州城。赏骑都尉世职。常胜军多青年，失律，随攻常州，又畏懦不先登。戈登渐思归国，乃撤常胜军。鸿章疏言：戈登屡立战功，请优奖以示荣宠。如所请行。六月，江宁平。叙剿贼功。锡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寻赐伯号曰

肃毅。伪堵王黄文金拥众十万踞湖州，集悍贼于晟舍。鸿章以苏、湖接壤，防其窜越，令潘鼎新以水陆军拔长兴，进击晟舍。贼次第毁其垒卡。七月，会浙军袭取湖州。刘铭传亦克广德州，追毙逆首黄文金。江浙肃清。十月，充江南乡试监临。四年正月，饬郭松林、杨鼎勋率军航海赴闽，从闽浙总督左宗棠军迭克漳州、漳浦等城，尽歼余贼。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歿于曹州。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其军。鸿章暂署两江总督。五月，奏遣潘鼎新一军由海道赴天津屏卫畿辅。九月，谕鸿章统率所部各军赴豫西防剿兼顾山陕。鸿章历陈兵势不能远分，餉源不能专恃，军火不能接济，遂寝前命。五年七月，河漫高邮，汛掣，卸清水潭坝。命会同漕运总督吴棠勘修工成，予优叙。九月，趣鸿章驰往徐州，妥筹淮徐以东各路防务。十月，曾国藩因病乞假，鸿章署钦差大臣，旋实授节制各军，专办剿匪事。捻匪时分股为二，张总愚窜陕西为西捻；任柱、赖汶洗窜山东为东捻。鸿章甫视事，东捻南趋金乡、鱼台、丰沛诸县，谋犯清、淮，既挫于官军，反走山东越河南境窜湖北。鸿章饬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躡剿入鄂，迭败之。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二月，贼由湖北窜扰河南，直趋山东。五月，渡运河。济南戒严。淮、豫、东、皖各军虽屡胜，而贼瞬息千里不能制。鸿章以督办军务，日久疲师，奉旨戴罪立功，迅赴山东会剿。始曾国藩督师时，议于运河东岸沿堤筑墙杜贼窜越，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两军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靳口至黄河沈家口；周盛波分守开河至靳门；刘秉璋分守济宁至开河；杨鼎勋分守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滩上黄林庄至韩庄八闸，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声息相通，互为策应，使贼不得出运。六月，抵济宁。贼窜过潍县，欲趋登莱。鸿章谓：逼贼入海隅聚歼为便，乃创胶莱河防之策，令刘铭传、潘鼎新于胶莱河南北二百八十余里筑长墙，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奏言：衡量利害之轻重，与其驰逐终年，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济、泰、兖、沂、青及苏之淮、徐、海各属均受其害，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胶莱河之防不密则登莱无可扼；运河之守不密则胶莱仍不足恃。贼踪已向胶东，臣意俟运堤与胶莱河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进剿，庶灭一贼少一贼，贼智自困，而兵力不疲。时任、赖诸贼麇集莱阳、即墨间，恐胶莱河防断其窜路，伺隙反扑，堤墙数败。七月，潜由海神庙扑渡淮河，东军御之不及，胶莱防溃。下部议处鸿章。及饬淮、豫各军，严扼运防，而令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三军往来躡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枪毙任柱于阵。赖汶洗率众窜山东。十一月，刘铭传等追贼连败之诸城、潍县、胶州。贼穷，蹙遁入海滨洋河，弥河之交。官军围击，几歼其众。赖汶洗率骑数百走而南。十二月，复纠集千余骑突至沭阳，冲渡六塘河，窜扬州。道员吴毓兰驻守运河，率队击擒之，余匪悉降，东捻平。赏加一骑都尉世职。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西吉州踰冰北窜。迭谕鸿章迅饬刘铭传各军人援未至，贼已分窜直隶东北平乡、鸡泽，南和诸县。下部严议，兼命鸿章亲督所部自临清、德州克日入直，相机剿办。又以贼踪拦入衡水、定州，拔双眼花翎，褫黄马褂，革骑都尉世职。鸿章奏言：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嘉庆间，川、楚教匪赖此收功。即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于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民又不知筑寨自保。张总愚本极狡猾，遂得肆意蹂躏，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甚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既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骑多而我骑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我常饥，又有不

能及之理。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劝谕直隶、山西、河北绅民坚筑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得买食，贼虽流而其技渐穷。二月，鸿章督军进德州，败贼安平、饶阳。三月，贼窜晋州，渡滹沱河，南入豫，折窜直隶扑山东东昌。四月，趋茌平、德平，由德州西奔吴桥、东光，逼天津。下部议处，命总统北路军务，限一月殄灭。鸿章以捻骑飘忽，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是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须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饬援津之郭松林、潘鼎新两军掘开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于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准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守。贼自监山南窜，扑东昌运河，无可乘，复散走。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以官军严逼，奔突不常，北谋越减河，南谋越运河，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盘旋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困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圈扎，以运河为外圈，以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为里圈，号召民团即马颊河南联墙筑卡第。余临邑、南至济阳滨河百里，冀就西南一隅以制贼。其时官军大败贼于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监山、沧州皆为官军扼截，乃转向，博平、清平。是时，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闸河水深不可越，马颊河亦经黄水漫入河西北岸长墙县。互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将士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于中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先行赏还双眼花翎黄马褂，骑都尉世职，开复迭次剿捻不力各降革处分。七月，赏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十一月，乞归省，予假一月。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八月，命驰赴四川查办总督吴棠参款，复陈所劾不实。道员钟峻、彭汝琮分别革休。十二月，命赴贵州督办剿苗军务，川、楚各军统归节制。九年二月，甘肃逆回纠合土匪四扰陕、甘。总军总督左宗棠驻军平凉不及兼顾，命鸿章暂缓入黔，先赴陕西督办军务。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民人因匪徒迷拐幼孩案牵涉教堂，殴毙法国领事官，焚教堂。法国使臣罗淑亚索犯急，且以兵舰集津、沽为恫喝计。廷议，促鸿章移师天津，密筹防卫。八月，调直隶总督，谕：偕前任总督曾国藩速定漱寻奏上，罗淑亚无异辞。十月，撤三口通商大臣，以总督兼任改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年，日本初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一年正月，偕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选幼童赴美国肄业。又遴游击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军械技艺。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二年闰六月，河道总督乔松年，山东巡抚丁宝楨筹治黄、运两河以通漕下。鸿章议。鸿章覆陈大旨谓：淮、徐故道，势难挽复，借黄济运与借卫济运，及堵合霍桥决口，筑堤束水诸策流弊亦多。河在东虽不及治而后患稍轻，河回南即能大治而后患甚重。近世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卒无善法。不知黄水既不能入运，断难一治而两全。为今之计，似不得不出于河自河漕。自漕治河之策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一语，应令河道总督、山东巡抚察酌形势，量筑堤埝。俾资周防而期顺轨。议漕政者，皆不以规复河运为望。然自道光六年即创办海运，咸丰以后无年不由海运，无年不由采买。今日海道畅行，轮船駢集，转轮既捷，费用大省，复此难恃且费之河运，胡为？苏、浙漕粮现既统行，海运江、广等省，本改漕折，宜由各督抚酌提本色若干石运沪解津。不然，指拨漕折由南省采买运津，或由天津招商采办亦可。若虑缓急

之间，京储匮乏，应于无事时多筹采运，使数年中得有一年之蓄，则内顾可以无虞。上嘉其所奏详尽。下部议行，兼谕乔松年、丁宝楨勘筑堤埝，以资捍御。十二月，以明年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四旬万寿，及上亲政后初届元日，令辰下部优叙。十三年三月，授全权大臣与秘鲁国议招工事，因定和约专条。十月，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四旬万寿，加恩中外大臣，有老亲年八十以上者。鸿章母未及八十，特赏御书扁额、玉如意、大卷江绸、八丝缎袍褂料。十二月，调文华殿大学士。光绪元年，日本与台湾生番争。船政大臣沈葆楨治台事。鸿章飭提督唐定奎率淮军渡海助之剿抚，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命详议，以闻鸿章覆奏如原议略，谓：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皇上顾念时势艰危，节省冗费，请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急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宜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二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因云南戕杀教士马嘉理，要求不遂，下旗，将归国。鸿章以全权大臣赴烟台邀威妥玛商办。威妥玛坚求严办。适俄、德、法、美、日、奥六国公使及兵舰齐集烟台，鸿章故示整暇，往来谈宴并召诸使水师领大会乐饮。六国协力阻英之请，乃与威妥玛定优待往来通商事宜，复寻旧盟。三年，议覆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升祔位，次奏言礼亲王等请仿照奉先殿成案，增修龕座为折中之谕。惟太庙规制有定，国家统绪无穷。醇亲王清明降谕旨，晓示天下，自今以往亲尽则祧，并请以后殿东西二梢间永藏祧主。此则导皇上以大让，酌庙制以从宜礼，贵因时让为美德，非天子不议礼。应否允行，应秉圣裁。诏并如议。八月，晋、豫亢旱。鸿章筹巨款赈济。时直隶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闸，及南、上北三灰坝、卢沟桥以下二百余里改河筑堤，缓其流势，别浚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少纾。五年，恭题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赏加太子太傅衔。六年七月，始创海军，订造铁甲诸船于外洋。以管驾需才。奏立北洋水师学堂，电报之设也。鸿章初行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以通天津，传达号令，八月，遂设南北洋电线，自天津循运河逾江抵镇江而达上海，互三千里。未几，各国请于上海于建万国电报公司暨南北洋海线，于是接办沿海陆线过浙、闽至粤，道里以倍。后十余年间，电线布满各省。巴西通商，以全权大臣定约。十二月，福建巡抚刘铭传疏请开行铁路。鸿章议有九便，事下所司。七年六月，因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前岁春，圣体违和，特谕各直省延访良医。鸿章疏荐道员薛辰，至是大安，予优叙。九月，恭题孝贞显皇后神主，赏穿带嚙貂褂。昔年鸿章于江宁、上海有机器制造局之设，于上海有轮船招商局之设。天津旧有机器局，集资拓充并开采磁州煤铁矿，开平煤井。又设上海纺织局。近筑津榆铁路，远开漠河金矿以浚中国之利源，杜外人之侵占。先后得旨允行。八年三月，母病，予假一月赴鄂省视，赏人参，旋丁母忧，赐祭一坛灵柩，回籍时，著地方官妥为照料。谕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鸿章累疏固辞，允。开缺仍驻天津，督练各军并署通商大臣。六月，朝鲜内乱，鸿章时在籍，趣赴天津署总督张树声先，飭提督吴长庆率淮军援朝鲜，定其乱。鸿章因为朝鲜酌定善后之策。九年正月，奏请回籍营葬，予假两月，假满即回署任。六月，命署理直隶总督兼通商大臣。累疏乞终制，不允。十年八月，服阙授大学士直隶总督兼通商大臣。十月，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皇太后五旬万寿，赐御书揆元

经体扁额，仍授文华殿大学士。时法、越构兵。越之山西北宁皆陷。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行边为越南援，法乃自请讲解。鸿章与法总兵福祿诺议订简明条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之谅山、溥镇。南关兵舰驶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烟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奉、直接壤之旅顺口为首冲，飭提督宋庆等率军守之。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以蛟快船表里依护，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重兵联络，海疆屹然。十一年正月，朝鲜乱党突入王宫，戕其执政大臣六人。日本阴助之。驻防提督吴兆有等以兵入护，剿除乱党，伤及日本兵。日本藉以为辞。鸿章奉命为全权大臣允其撤兵，而所索议处统将抚恤难民则严拒不许。法大败于谅山，又不获逞志于闽、浙、台湾，复寻成。四月，授全权大臣与法使巴德纳增减前约。法事乃弭。五月，以筹济滇、粤前敌饷需军火无缺。下部议，叙西法水陆将士皆出学堂。鸿章奏仿行之。挑选各防营弁勇入武备学堂肄业。九月，设海军衙门，醇亲王总其事。命鸿章会同办理。十二年，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粤边界章程》。十三年，会订葡萄通商之约。十四年，海军成为船二十有八艘。檄飭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练习风涛阵技，岁率为常。十五年，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归政，懿旨赏用紫缰。十七年二月，命偕山东巡抚张曜校阅海军。十一月，热河教匪滋事，蔓延平泉、朝阳、建昌、赤峰四州县，分扰蒙古翁牛特诸旗。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往剿，旬日平其乱，下部议叙。十九年正月，鸿章七十寿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御书，调鼎凝厘。扁额栋梁华夏，资良转带砺河山。锡大年封联福寿益寿字。御笔蟠桃园、无量佛带、嚙貂褂诸珍物。上御书钧衡笃祐，扁额圭鹵恩荣、方召望鼎、钟勋勒富。文年封联福寿字、无量佛诸珍物赐之。二十年正月，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六旬万寿。赏戴三眼花翎子经迈员外郎。五月，朝鲜以东学党乱来乞师，飭提督叶志超助之。日本亦似重兵至，我军屡战不利，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岫岩、海城、盖平、营口、大连湾、旅顺口，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八月，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十月，革职留任，摘去顶戴。二十一年正月，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授为全权大臣，往日本议和。三月，于马关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以异之，日本交还所侵地，乃成和。七月，留京入阁办事。十二月，命充致贺俄国加冕头等专使大臣，并往德、法、英、美诸国聘问。十二年正月，懿旨召见，准令扶掖。鸿章周历各国考察政治。七阅月，回京。九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十二月充经筵讲官。二十三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正月，特恩免带领引见。五月，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七月，奉旨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月，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十月，赐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二十五年二月，鸿章偕河道总督任道镛，山东巡抚张汝梅疏云：山东黄河。自咸丰间铜瓦厢改道以来，光绪八年后，溃滥屡见，遂普筑两岸大堤，尺寸初不高宽，乃民间先就河涯筑有小埝，随湾就曲紧逼黄流，又因河滩淤高埝自加增，官民相率守埝。大堤日久失修，每遇汛涨，埝决堤亦随决。此历年失事病根也。古今言治河者，惟让地于水实为上策，其次则惟有展宽河身。今两岸大堤相距有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应即就此两堤加培高厚，永为修守，似不失为中策。第两岸之中先有弃堤守埝之处。小民安土重迁不肯远去。非可旦夕议定，暂宜照旧守埝，徐图更张至下口入海，尾间尤关全局。现在水行丝网口入海，去路偏向东南，形势不顺，不能筑堤。既无以束水攻沙，故不免下壅上溃。今勘得铁门关故道尚有

八十余里可通海口，较丝网口、朝家垣两路为顺，工亦较省。然建拦河大坝一座，挑深引河三十余里，修筑两岸大堤八十余里，所需工费颇巨。惟是下口不治全河皆病。今欲大加整顿，不得不从长计议，核实勘估。其余如添修费以固根本，设减坝以泄异涨，以及设堡夫办豁免，设厅汛等事，难有先后缓急之分，实为将来必不可少之举。大约此项巨工五、六年可期办竣，略如从前南河规模，但需南河三四年修费，则一切法制犁然毕具。而山东无蓄清敌黄之累，收效亦较为远大乃上，所筹十策及比国工程师卢法尔。拟具治河新法以备采择。又言：迁民修堤之举，繁琐委曲，断难克期告成。而频年决溢，河底积淤，如再节次决口，不特一切工程种种棘手。两岸灾民何忍再罹昏垫？为今之计，惟有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间，既为目前救急善策，亦即治标以治本之要图。下其奏，命军机大臣等核议施行。十月，充商务大臣，前往南北洋各埠考核商务。十一月，署理两广总督。二十六年正月，京察鸿章自同治三年始十三次京察并蒙优叙。二月，以上三旬万寿。赏穿方龙补服。四月，补两广总督。六月，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值拳匪肇乱，八国联军攻夺大沽炮台，陷天津。七月，入京师。上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西幸。命偕庆亲王谈奕劻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迭奉电旨，以鸿章公忠素著，威望信服，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鸿章闻警兼程进，先饬提督梅东益等搜剿直隶各属拳匪，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惩治首祸王大臣。各国公使持十二款要挟。鸿章处以镇静，力与辩论，卒定和约。大乱之后，公私荡然。奏办善后诸务，几辅以安。二十七年七月，和议成，联军退。鸿章力请回銮，奉谕旨诏行新政，设政务处充督办政务大臣，旋署总理外务部事务。九月，卒。谕曰：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准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莅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十月谕曰：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周馥奏督臣因病出缺代递遗疏一折。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晋赞纶扉，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嗣在北洋三十余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上年，京师之变，事机万紧。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本年七月间，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仍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忧，老而弥笃。方冀调理就痊，长资倚任，乃骤患咯血，遽致不起，当兹时局艰难，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恻！前已加恩赏恤，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著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由户部给发。原籍及立功省分著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子刑部员外郎李经述著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毋庸带领引见。工部员外郎李经迈以四、五品京堂用记名道。李经方著俟服阙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户部员外郎李国杰，著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均著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焘均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笃念莅臣有加无己之至意。又因时局渐定，回京有期，加恩议和。王大臣及东南各督抚追奖鸿章成绩，特再赐祭一